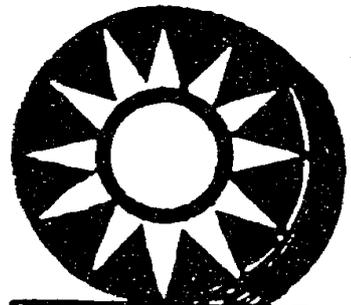


青年模範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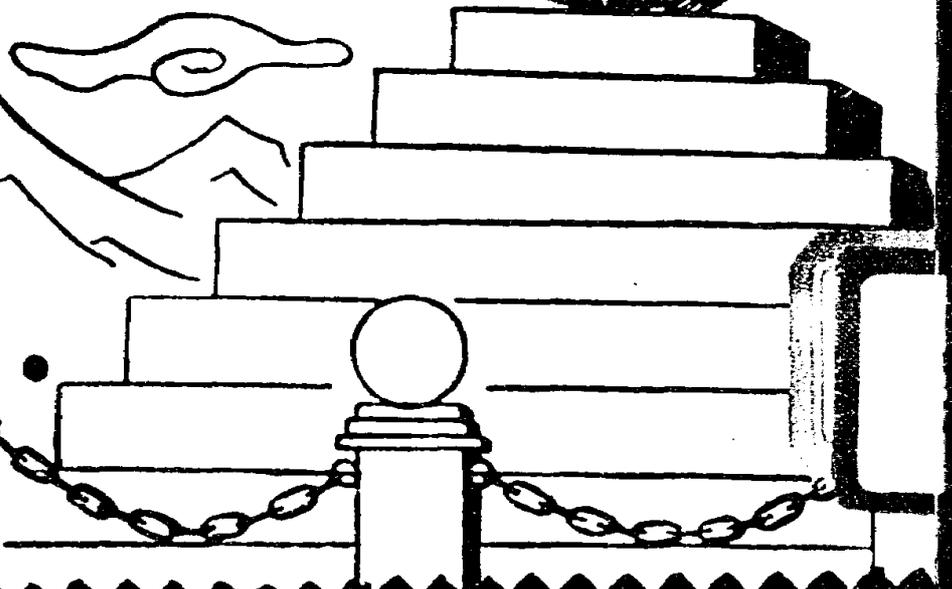
黃花崗

何伯言編著

革命先驅
奮鬥犧牲
之事實
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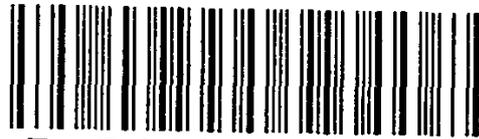
第一輯



青年模範叢書

黃 花 岡

何伯言編著



3 0649 3751 3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 謇、蘇 武 二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園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綫 (二)活躍的青年軍

07674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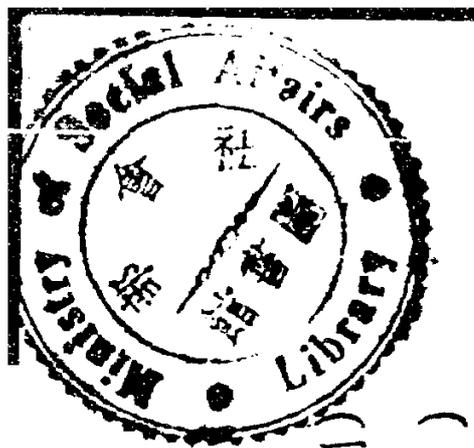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二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黃花岡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黃花岡之役的由來……………一
- 二，起義的策劃和準備……………九
- 三，爭先効命，慷慨赴死……………一七
- 四，被執不屈，從容就義……………三三
- 五，『浩氣長存』……………四三
- 六，這一役的影響和教訓……………五九

- 七，先烈的生平及其人格……………六五
- 八，黃花岡，他啟示我們什麼……………八七

黃花岡

一 黃花岡之役的由來

「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

——林覺民

中國近代革命的起因，歸納起來說：不外下列數點：（一）中國民族思想暗流的滋長，（二）滿清對於漢族的歧視和虐待，（三）滿清政治的腐敗，（四）列強勢力的侵入，（五）世界革命潮流的振盪。這些起因的源源本本，筆者在首先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的陸皓東和史堅如的合傳裏，已有敘述，不再重複。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即自鴉片戰爭以後，中

一、黃花岡之役的由來

一



黃

國的內憂外患是日漸加劇的；反之，革命運動則因受危機的刺激，而日益昂揚。我們試看：自甲午（民前十八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之後，因而有次年（乙未）廣州的起義；自列強相繼強佔各港灣及庚子（民前十二年西曆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後，因而有同年惠州的起義；背景所在，極爲顯然。此後中國危機一天天加深，而全國知識青年也漸漸覺醒，傾向革命的一天天多起來。這時，總理一面感到革命事業決不是少數人可做成功，而有擴大組織革命團體的必要；一面鑒於全國知識青年的覺醒，使革命風潮已日漸興盛；遂決計再先作發展黨務之圖，而尤注重從各處羅致有胆有識的革命人才。經數年的策劃和進行，卒於乙巳年（民前七年西曆一九〇五年）組織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治各方面革命人才於一爐，勢力較興中會時代大多了。自同盟會成立後，中國革命開了一個新紀元；黃花岡之役，就是在同盟會主持下發動的一次最大的戰役。

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工作，大概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爲宣傳主義，一方面是做實際運動。這二件，在革命工作上原是不可偏廢的，而當時的同志，又多能同時並舉其事

，在努力宣傳工作中便努力實際工作；很少分開來，那些人專做宣傳，那些人專幹實際運動。這種理論與實際打成一片的作法，是當時本黨革命工作的一個特點。

同盟會既成立，首由黃興提議將已停刊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歸本會辦理，作爲機關報，改稱爲『民報』（月刊雜誌）；由總理撰『發刊詞』，說明三民主義，確立革命理論的基礎；其第一期在乙巳年十一月出版。總理在『自傳』內說：『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又在『中國革命史』內說：「……『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可見『民報』宣傳效力之大了。自『民報』刊行後，『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末如之何。』（中國革命史）。這般盛況，卽如在東京於『民報』外，尙有『復報』、『洞庭波』、『漢幟』、『漢風』等；在香港

，有『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等。在國內各地，首爲上海和廣州，上海以『民呼報』（後迭改爲『民吁報』、『民立報』）最爲著名；廣州於『天民』、『濟民』、『平民』三報外，尙有一種『時事畫報』，也是宣傳革命的。此外，南洋各埠如新加坡、庇能、仰光、吉隆坡、緬甸、暹羅，和美洲的檀香山、舊金山、溫哥華，以至於巴黎等處，少則一種有至四五種報紙的。至於小冊子，如『天討』、『黃帝魂』、『猛回頭』、『革命歌』等，則指不勝屈。此外又翻印舊書，如『揚州十日記』、『心史』、『黃書』等，爲其中最著的。一時宣傳澎湃極了。

本黨的宣傳，那時既如此前進不已，實際運動也就跟着進展起來。第一步工作，爲運動會黨，使他們成爲革命的民軍。會黨是民族主義的遺產。這筆遺產，因爲久已無人管理，聽其荒廢，其中精潔的民族主義早已喪失，僅餘反清復明的一點宗旨了。洪楊的勢力，原是從三合會來的，而會胡方面，便利用哥老會和它對抗。三合會和哥老會本是一氣的，那時却互相爭鬥起來。總理知道這種民族主義的遺產，是平民革命的遺產，不

可埋沒，所以教同志們趕緊去加以整理和指導。會黨中人知識很少，不見重於士大夫。當時康有爲等維新派專門注意社會的上層，向士大夫階級活動，民報剛發行一二期後，梁啓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便挑起釁來，說我們專找流氓革命。其實總理知道當時士大夫階級，受滿清專制的薰染已深，早經麻醉，不易再醒了，去向他們用力是徒然的。況且我們所主張的既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去領導大多數的平民，受壓迫最厲害的，起而解決自身的痛苦，還算什麼三民主義革命？所以當時本黨同志的實際運動，第一步是從聯絡會黨下手。

不過單單以會黨的力量去進行革命，還是不夠。因為中國整個的社會，根本太散漫。許多平民，雖然可由會黨來主持，但他們非常散漫，會黨有時也無能爲力。況且會黨本身既不是專爲民族主義而結合的團體，要完全用他們的力量去實現民族革命，自然是不夠的。所以本黨第二步工作，還要聯絡軍隊。滿清的軍隊是時時改變的。在歷史上，滿清有一種自禦的能力，非常厲害，每當國內發生一次毛病，便改革一次軍制，這也是

他們統治中國的一種最狡猾的手段。他們的軍隊最初在各省分區駐防，監視漢人；後來這些駐防的軍隊漸漸不行，到了洪楊之役，曾國藩、左宗棠編了許多湘軍，便產生了巡防的制度。巡防營不分省而是分區，駐紮沒有定所的；其好處在可以到處活動。當時一般人看得帶兵一事，非常闊氣。官做到道台以上，不問是文是武，總要帶營人；不然，人家便看不起那種官。而專門帶兵的人，也可今天到此地，帶這營，明天到那裏，帶那營。姓李的所帶，即稱爲『李字營』，姓張所帶，便稱爲『張字營』，如此將軍隊屬於個人，差不多就是近代軍閥制度的濫觴。當時本黨同志對於這種巡防營，頗難運動其革命，也就是因爲他們是活動的，而且幾乎是屬於私人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以前，營有幾次起義，便誤在巡防營手上。例如河口之役，本已運動到六營巡防營之多，每營有三隊人；那知到了臨事，全不算數。那次黨內指揮軍隊的人，在安南教他們進兵，他們口頭雖然答應，但始終不動。其他偶有隨同起事的，每當敵人一來，便臨陣脫逃，跑得精光。所以巡防營對於革命，始終沒有多大的助力。

幸虧滿清的兵制又改變了，末了一次改爲新軍，改得最好了。然而他們改得最好的兵，就是他們最厲害的敵人。那時本黨根本沒有兵的，他們既有最好的兵，本黨就用來打他們。所以那些好兵，實在不是他們的，而是本黨的。他們因爲不滿於綠營、巡防營的辦法，改爲半徵半募的新軍。先調查清楚各士兵的家庭狀況，再行收編，並給以利械，加以精練，以爲是他們唯一厲害的工具了。却未想到凡參加新軍的，大概不外兩種人：一種是抱着民族革命的決心的；一種雖無民族革命的決心，而因爲不滿於時局，深以國家地位的危險爲慮，特地加入新軍，期爲國用的。以致全體新軍之中，當官長的大部份是本黨的同志，而士兵之中，也不乏有學問，有思想的人，絕非綠營、巡防營的容易被滿清駕馭，利用。在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先有過一次新軍之役，結果雖不幸而失敗，但新軍的確足爲革命之用，則已經證明。新軍之役的失敗，太出意外了！當時廣州的新軍，已完全由本黨運動成熟，加入同盟會，手續已經辦妥。後因刻圖章的小事和警察衝突，忍不住警察的干涉，急要發作，便驚動了滿清官吏，立起戒備，把新軍的槍械繳去

。一部分知道事體已壞，登時發動舉義，先搶了武備學堂。但僅得到子彈一萬多枚，而槍却有三千多桿，不敷分配，因此失敗了。這次新軍的失敗，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便是有了好的軍隊，還要有好的指揮者；完全靠軍隊自己去指揮革命，是不行的。

當時廣東的新軍分爲兩標；一標卽等於現在的一團。新軍之役失敗以後，第一標新軍已受摧殘，第二標亦被監視。裏面重要的領袖，或死或逃；不過同志仍然很多，仍想有一個機會使槍枝發回，設法再舉。本黨那時在南方主持軍事的爲黃興、胡漢民及趙聲，都覺得單使新軍再舉，已很困難，便想同時運用新軍巡防營及會黨三者合力一舉。至於運用之法，在組織一個幹部，及一個先鋒隊，由幹部發號施令，大家一齊用命。尤其是新軍，如此便不再受本軍命令的限制，可以全體動作起來。黃興等有了這種計劃以後，便趕緊結束新軍之役失敗的救死扶傷，使同志精神很快地復原；有許多同志沒有歸宿的，又設法給予安置。恰巧這時總理由美國回到南洋，召集幹部同志到底能（檳榔嶼）去會商，同志都告訴總理，廣州還有可爲，只是款項無着。爲商討進行事宜，於是總理有底能會議的召開；這一個會議，可說是黃花岡之役的序幕。

二、起義的策劃和準備

「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總理

庇能會議以籌款爲主要目的。會議採秘密方式，於庚戌（民國紀元前二年）十月十二日在四間街舉行；參加會議的有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及庇能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總理卽席講演，大意說：「現在時機太迫切了，我們應當作破釜沉舟的打算；款項多一分，則籌備充足一分。我黨不少熱心之士，只是前此因力量分散，且沒有事前準備，所以常有臨渴掘井的困難。現在我們準備用全力來經營，但因前車之鑒，我們不能不籌集充足的款項；事的成敗，全繫於此。現在擬發捐冊，以中國教育義捐爲名，免招當地政府的干涉。不知各位意

見如何？」對於這提議，大家都一致贊成，并決定在廣州舉義，先定款項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及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同時即席捐得八千元。至於此次大舉，擬以新軍爲主幹，但鑒於過去的教訓，乃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選鋒，任發難的責任，以領導軍隊和民軍，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武漢及南京一得，全國可傳檄而定。

會議既竣，於是同志分頭募捐。鄧澤如係任英屬籌款的責任；英屬地廣人衆，同志在這裏的很多，澤如在這裏很有聲望，所以由他担任其事。星加坡是英屬的一部分，最初係胡漢民去勸募，但去後十多天，還沒有捐到一萬元，距預算之數尙遠。漢民着急，乃函約鄧澤如來星，共商進行。澤如到星加坡後，漢民向他道籌款的困難：有素所屬望，不料前往拜訪，却畏避不見的；有雖贊成，而力量又不足的，所以應募的很少。鄧澤如則以爲星加坡同盟會，雖不免始勤終懈，但同志中仍不少熱心的份子，現在所以深閉固拒，或者其中有未了解情由的。遂決議假晚晴園開會。會時，胡漢民當場講演，說明

孫先生這次大舉計劃，實漢族存亡所關，內地同志現竭力預備，待機而動，所以望海外同志盡力資助，以底成功。後黃興與鄧澤如會晤於壩羅。黃興以爲荷屬之款不可靠，英屬也只得萬元，現在事急時迫，如果英屬不能籌足預定的數目，則全部瓦解，本人不願返港，決實行個人主義；說時，淚如泉湧；澤如一面安慰他，一面又力勸同到各處去勸募。各地僑胞都被他們兩人的精誠感動了，所以自十二月初一到初五，短短五天內，募得了四萬元。黃興以所差之數不遠，乃於初八日由星加坡啓程返香港。數天後，胡漢民也由星島到暹羅。至南洋荷屬募捐事宜，由八打威書報社吳祥康、鍾幼珊、古質山、李篤彬等分頭募集。美洲方面，初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擔任；及總理到美國，親自參加，認捐的益見踴躍，致公堂竟變產相助。各方面經艱難困苦的推行，慷慨激昂的解說，卒獲得了各地華僑的熱忱協助，所籌的款，超出原定額，計英屬南洋，出五萬元。美洲華僑及致公堂出五萬元；謝良牧報告泗水五萬元，姚雨平捐得六萬元，劉芷芬在巴城認捐萬元，文島報告可籌二萬元，香港曾伯粵兄弟各捐萬元。而實收的數目，計

荷屬南洋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屬南洋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萬五千元，總共約十五萬七千二百餘元。有此鉅款，自可以大舉了。

在庇能會議後，趙聲即返香港，保存新軍舉義時的機關，不及參加奔走籌款。及到籌款已有頭緒時，黃興也趕回香港。胡漢民則因忙於籌款，遲至辛亥（民國前一年）一月中旬始回來。黃、趙、胡三人既都已回來，同時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地同也多來到，乃組織統籌部分職任事。衆人舉黃興爲統籌部部長，趙聲爲副部長。統籌部以下分爲八課：一、調度課，掌運動新舊軍人之事，舉姚雨平爲課長；二、交通課，掌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路交通事宜，舉趙聲爲課長；三、儲備課，掌購運器械之事，舉胡毅爲課長；四、編制課，掌草定規則之事，舉陳炯明爲課長；五、祕書課，掌一切文件之事，舉胡漢民爲課長；六、出納課，掌出納財政之事，舉李海雲爲課長；七、調查課，掌伺察敵情之事，舉羅熾揚爲課長；八、總務課，掌其他一切雜務，舉洪承點爲課長。至於其他各同志，則各以所能分別屬於各課，共同努力。

組織既定，乃派譚人鳳携款二千元入湘鄂，會同居正、孫武等進行鄂省事；後竟爲九月武裝起義的導線。至司江、浙、皖之交通的爲鄭贊臣、陳其美，設辦事機關於上海。方君瑛、曾醒、嚴驥、李恢則往來於香港桂林間，商同在桂軍官方聲濤、劉建藩、何絨甫、趙正平等，使來廣州參加戰事，或在廣西響應。這是對各省計劃的大略。

統籌部成立後，各部同志分頭入省進行，在廣州設立機關。但在廣州租屋必須擔保，並須有眷屬方准遷入。因此乃在育賢坊及海旁西街兩地，開設米行，以作租屋担保之用；並以米袋麵袋作藏械運械之物。至於眷屬，沒有姊妹妻女的同志，則由女同志裝扮家屬，雖女傭僕嫗，也多由女同志擔任。共計城廂內外設有機關三十八處。又因爲機關多，而女同志太少，所以女同志多往來數處，充作家屬。機關多標公館名義，假扮嫁娶肩抬禮物，藉運大宗軍械。這是在廣州設立機關的大略。

關於軍事的布署，主要的可分爲三方面：一爲新軍及防營的運動，二爲民軍的運動，三爲選鋒的準備。新軍及防營的運動，由姚雨平主持。但防營自舉辦清鄉後，駐省不

常，故仍以新軍做主幹。當時姚及原來陸軍學生劉古香等，都被懸價緝拿，不能露面和軍界接洽，所以表面上係由非軍界而與軍界有關係的人擔任。新軍中運動最力的，爲張念雄、何振、賴培基、蘇慎初、李濟民、巫紹光等；其中以李濟民尤爲大胆。這時李方爲排長，往往於授課時借題發揮革命的道理，煽動士兵，因此士兵入黨約頗多。其次，民軍的運動係由朱執信和胡毅主持。當時民軍首領，番禺有李福林、李星、李湛、林駒等，南海有陸領，陸常等，三水有陸蘭清、陸福等，順德有譚義、鄧江等，均經先後連動成熟，並定順德民軍集中樂從圩，與省城同時並發，經佛山進攻省城，番禺民軍則集中大水圳附近，以爲響應。再次，選鋒的準備係由各主任分別選集。選鋒原定五百人，後以不敷分配，增加爲八百人。大約黃興所部多閩、蜀、桂、南洋同志，趙聲所部多蘇、皖同志，徐維揚所部多北江同志，陳炯明所部多東江同志，黃俠毅所部多東莞同志。閩、蘇、皖、蜀、南洋同志，先期集港，臨期進省，其他廣東同志則臨時由附近集中到省。

一切準備既妥，遂於辛亥三月十日開發難會於總機關部，列席的數十人，議決分十路進攻，計劃如下：

(一)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

(二)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

(三)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

(四)陳炯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漢界，及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

(五)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南大門。

(六)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新軍入。

(七)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

(八)張六村率五十人占龍王廟。

(九)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礮營。

(十)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

此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張大聲勢，擾亂敵方軍心。其總司令則由趙聲担任，黃興爲副總司令。當討論進攻計劃時，譚人鳳以爲：「凡此十路，應有一人居中指揮調度的責任，不應同時都告奮勇，况八百敢死隊語言不通，街道又不熟，將向何處去衝鋒？並且合則勢力大，分則勢力薄。清將軍宇琦已死，他的衙署和督練公所警察署都不關重要。過去的失敗，是由於李準握有重兵。所以現在最好的辦法，應先炸斃李準，合攻督署，再由趙聲從城外以新軍進攻，裏應外合，較易得手。」譚人鳳這個提議，自然很有道理；但黃興更深具苦衷和用心，覺得有向譚解釋的必要。因此黃興乃挽譚到另外一個房子，解釋說：「老先生，你說的也有道理；但這是我們早定的計劃，同志們將視我們的勇怯爲勇怯。請你不要再持異議吧！」於是議遂決。

三 爭先效命，慷慨赴死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總理

(一) 發難的波折

發難日期原定三月十五。後來因美洲的匯款沒有到齊，荷屬也只匯到一部；所有購自日本及安南的軍械，多數尙未能到，加以溫生才刺孚琦事件發生，清吏戒備非常嚴密；因此爲了要容易下手起見，自非展期不可了。但這次舉義是以新軍爲主幹的，而現在却有新軍二標將於四月初旬退伍的確訊，所以卽令改期，至遲也只能限於三月底。加以這時外省選鋒到港的，已十得八九；黃興所部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十數餘人，閩省同志復招選鋒十餘人，南洋及安南同志數十人，趙聲所部的都是蘇皖同志，皆已集聚香港

三、爭先效命，慷慨赴死

，並陸續晉省；二十二日，何克夫使區河東到港，陸續率南洋同志來省，劉古香於三月中旬陸續率桂省同志二十餘人由西江集省，分寓雙門底舊倉庫等處，陳炯明所部集省的亦說有六七十人，姚雨平所部分住九眼井小南門長隄嘉屬會館謝思里等處。各路選鋒既齊集廣州，如果發難時間過遲，非但新軍二標有四月初退伍的消息，即機關秘密亦難保持，經費支持尤不容易。綜上各點，所以發難時間既不能速，也不能太遲，乃決定三月二十八日；及黃興二十五日進省後，又改定爲二十九日，因預計日本及安南的軍械這天方能運到分配，故不能不展緩一天。

趙聲原進備早進省，因省城的人認識他的多，乃定二十六七兩日偕胡漢民等一齊上省。但黃興到省後，看見風聲過緊，乃電阻趙胡等前來；何克夫也派人到河南要李雁南暫行解散各人，以避耳目，并囑區河東等數人聽候調動，集省的同志且有返港的。二十六日夜，胡漢民得黃興電說：「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在香港同志看了這個電報，都相顧失色。大家以爲事機危迫，總宜孤注一擲。因此當天夜晚有趕進省的，也有暫留香

港的。二十七日，張鳴岐、李準調巡防二營回省城，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形勢更見緊張。胡毅對黃興說：「這一定有奸細混在我們當中，做敵人的偵探，我看陳鏡波就是一個。現在敵人既有準備，我們應當改期。」陳炯明和趙聲的代表宋玉琳兩人贊成胡的主張；姚雨平則仍持二十九日發難之議，但要求發槍五百枝為選鋒及補助新軍之用。不過這時接收的槍枝，總共不過七十餘枝，假裝顏料罐頭的大批槍械還沒有取出，不能算作必得之數；本來原定在發難的時候，如果槍枝有意外，則將原定分配之數，分別酌減；況且即使假裝顏料罐頭的大批槍械全到，也不過七百多枝，何以能給姚五百枝呢？及到得悉新軍二標兵士的槍枝被收的報告，這一標實是新軍的中堅，於是姚也不敢固持其說。黃興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實無異解散；他痛心極了，乃決定自己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同志，而令各部從速退散；因與宋玉琳、洪承點商議，令趙聲所部先回香港，其餘也陸續退出，一面保全所有槍枝，留作後來起事之用。這個決議一傳出，各部前後退出省的達三百餘人，留下的只有黃興所部及其他少數的人了。不料在退散之後，林

文和喻培倫到黃興處說：河南巡官四川人向喻報告，四五天以前已有搜索戶口的命令，且夕必行，似此不但不能改期，並且須急速發難，纔能自救。黃興看見他們二人有這樣的決心，乃決定集合三四十人專攻督署，殺張鳴岐。到二十八日，陳炯明和姚雨平同到黃興處報告，說：從順德調來的三個營，裏面同志很多，哨官十人有八個是同志，其餘兩個只有一個反對，另一個且係中立；他們現泊天字碼頭，即欲乘機起事。黃興聽了，爲着實起見，又要陳姚二人再親去商量。不久陳姚遠報，說他們已具決心。於是情勢顯見好轉，因爲防營三營如果能反正，不怕其他的防營不投降，況且有新軍的大力作後盾，巡警教練所的學生二百多人又決心幫助，槍彈足用，有這幾點，不怕事不成。因此黃興乃決定如期發難。

二十八日晚，胡漢民又得黃興電說：『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這是要黨員都來的隱語。但這時由香港開廣州的夜輪已經開出，留港的同志當夜赴省已不可能。於是胡漢民、趙聲、譚人鳳等集聚商議，趙聲最初主張由他率領同志，攜帶留港的槍枝上岸，

若被檢查，即開槍攻擊；但胡譚等反對，以爲與省方沒有接頭，恐怕誤事。商議結果，以爲在香港尙有三百多人，且多數沒有辯子，省港之間早輪祇有一艘往來，晚上則有數艘來往。若果同時在二十九日早船上省，恐不便登岸，因此決定以少數乘早輪上省，多數乘夜船上省；一面電省請展緩一日，並推譚人鳳等二十九日早船上省，向省部陳述；趙聲、胡漢民因熟識的人多，決定夜輪上省。計議既定，已定早輪上省的人，全體不眠，天明到船上時，已沒有隙地；宋教仁、何天燭、呂天民、何克夫、黃一歐及福建、安南和趙聲所部一部同志，都乘這條船，舉目四顧，都是黨員，彼此默然會意，心照不宣而已。

當省部接到港部請展緩一日的電報時，又生出一點小波折。陳炯明根據港部請緩的電報，到昭平書院告訴胡毅，說已改期爲三十。到二十九日，因趙聲未到，陳又親請黃興與港電展緩一日。胡毅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據人報告，說黃興對於港中展緩的電報，已答應如果官兵不來搜捕，可以等待港衆到後再行發動；因此胡乃阻止選鋒進城。但

譚人鳳到省，見黃興傳達港中同志展期的意見時，黃興已束裝待發了。

(二) 爭先致命

發難日期雖決定為三月二十九日，但當時各部多未能按照計劃準備妥當，敵情也有變化，加以發難日期的波折，黨員退出省城的又多了，因此黃興乃將初定十路進攻的計劃，臨時改變為四路：(一)黃興攻兩廣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延接新軍及防營進城；(三)陳綱明攻巡警教練所；(四)胡毅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并預定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一齊發動。

準備出發了！黃興即於二十九日那天早晨寫了兩通絕筆書：一致鄧澤如，一致李源水等。(見拙作『黃克強』一書，此處不重錄。)方聲洞、林覺民等赴難前，也各寫了絕筆書給他們的家屬，(絕筆書錄在第七章)。從此，可見他們捨生取義的決心！

出發前，每選鋒隊發給象牙印黑鐵夜光錶一個，以為信守及準時之用；選鋒黨員并

每人給予一元藏身應用。發難以白巾纏臂爲標誌，吹螺角爲暗號，足着黑面的樹膠鞋。黃興係担任進攻督署，所部爲四川、福建、廣東花縣及華僑黨員，出發分爲二部：一部蓮塘街吳公館三十多人，大約四川及華僑同志各半；一部在小東營，約一百三十餘人，福建、花縣、華僑及其他黨員都在這一部。在省黨員，二十九日上午已集小東營黃興寓，二十九日早輪到省的福建及華僑黨員，船到後也即集小東營待命。至花縣黨員，則係於二十九日晨由徐維揚率領，攜械到三華店前之搭脚，候車出發；及莫紀彭由省來告知省中戒備的情形，乃卸械徒手分爲數小批乘千車赴省，相約候於城隍廟內，以待命令。莫紀彭偕徐維揚先到陳爛明宅，宅空無人，乃轉趨小東營機關。莫紀彭等一進後室，只見刀劍銀光燦然，陳列桌上，約有數百把，桌旁有炸彈三巨箱。喻培備及林文止在分配炸彈及刀，甚爲忙迫。林文見莫來，連問道：『人來了嗎？在那裏？要他們趕快來！』莫乃急忙回城隍廟，轉知各花縣黨員，要他們三三兩兩到小東營待命。

人既到齊，下午四點鐘，黃興即集合同志講話，演詞激昂，大家更鼓舞奮發，當即

每人發給大餅一枚，毛巾一條及槍械炸彈等，並立時束裝。本來羅仲霍係擔任率領五十人破壞電信局，李文甫擔任率五十人攻石馬槽，因二十七日奉令退出，到現在也隻身加入。朱執信本已担任其他任務，恰巧來到，也剪去長衫下截加入。鬚髮蒼白的譚人鳳剛從香港來，見黃興束裝已妥，正發子彈，即請黃興稍爲休息商量一下，但黃興不聽。譚乃將香港各情報告，請緩一日。黃興頓腳說：「老先生，不要亂我軍心！」譚見此情形，知己不能挽回，於是也束裝加入，向黃興索槍。黃興婉言拒絕說：「先生年老，後事還需人辦，這是決死隊，我求你不要去。」譚發怒說：「你們取死，我獨怕死嗎？」黃興不得已，只得給與槍兩枝。譚誤觸機柄，短銃子彈奪管而出，砰然一響，聲振簷間。黃興又把槍奪回，說：「先生不行，先生不行！」譚無奈只得作罷。從這，可見當時黨人爭先赴難的熱烈！

(三) 譚無奈只得作罷

時間是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領革命黨員，身先士卒，由小東營衝向兩廣督署。黨人都臂纏白布，腳着黑面樹膠鞋，手執槍械炸彈；司號的是林文、何克夫、劉梅卿及○○四人，手拿螺角，嗚嗚而吹。一時風起雲湧，直撲向前，他們很快地就到了督署。黨人看見衛隊，即說：『我們是爲中國人吐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請舉手。』衛隊不悟，於是黨人槍彈並發，號角大鳴，當即擊斃衛隊管帶金鎮邦，攻入督署，直衝到二門。二門有八九名兵，聞聲走避。兩廡及大堂的衛隊，則鐵欄倚柱以狙擊；杜鳳書、黃鶴鳴爲大堂伏狙的衛兵擊中，死難。黃興由大柱後還，發槍打傷一個衛兵，其餘的被截擊，都棄槍投降，願作嚮導。於是黃興、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分頭親行搜索，不見一人；但見衣架上長衣數件，茶碗數具，水烟筒還是熱的。原來這時張鳴岐正在署中與司道等，商議防範事，聞警乃急穿後壁入某押，轉入水師行台。黃興擬在督署放火，但想找放火的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都不可得，因張鳴岐早得探報已有準備的緣故。黃興乃將火種放在床架上，急忙走出。這時死於

署內的，有徐廣滔、徐進焄、徐禮明、徐臨端，死於署外的有曾日全。

黨人出來，到東轅門，突和李準調來的衛隊遭遇。林文早聽得趙聲說李準部下有志，遂急趨前招撫，高呼說：『我們都是漢人，應當共除異族，恢復漢土。不用打，不用打！』可是話沒有說完，就中彈死了。此外，劉元棟彈中太陽穴，林尹民彈中胸部，都斃命；其餘死的還有數人。黃興右手也被擊斷兩指。敵軍人多，四面漸漸合圍，黃興乃就所部分爲三路衝出：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黃興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人，出南大門，擬與防營接應。黃興和方聲洞行最前，到雙門底就和防營遭遇。黨人見防營沒有配臂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發槍擊斃其哨官；於是防營的彈像雨一樣的打來，擊洞當即戰死。其餘的則各自爲戰，且戰且前；最後只剩黃興一人。黃見情勢不對，乃以肩衝進一洋貨店，倚門從內還擊，打死防營兵七八個，防營連忙退却。遠聞營中傳語去保護提署；實則這次雙門底所遭遇的防營，就是從順德調回的三營，約定接濟

發難的，其先行的一營哨官是溫帶雄，因欲直趨水師行台擒李準，所以沒有掛白布，不料彼此誤會，遂至自相殘殺，真可痛惜！

何克夫、李子奎、鄭坤原係隨黃興出南大門，但到衛邊街，即已衝散。三人由觀蓮街出流水井，在觀蓮街遇清軍中協何品璋，李子奎迎頭攻擊，各分頭走。到寺前街，又遭遇防營，三人即與接戰；未幾李子奎中彈，猶鼓勇出大南門，到高第街而死。徐國泰、華金元、阮德三自攻督署後，轉戰到雙底門，華金元及阮德三陣亡，徐國泰受傷被執。

至派往小北門接應新軍的一路，因見敵分頭來，徐維揚急遣徐滿凌等到洛城街抵拒觀音山之敵，徐維揚自己則率黨員向司後街抵抗水師行台之敵。徐滿凌等到德宣街即與敵遭遇，在蓮塘街發生巷戰；江繼復當先衝敵，奮不顧身，當即陣亡。這時敵人居高臨下，勢難仰攻，徐滿凌等花縣同志乃急入蓮塘街轉大石街，恰巧與莫紀彭、喻培倫等會合。原來喻培倫、熊克武、但懋辛等，最初由蓮塘街機關部出發，攻總督署後牆，擲巨

彈兩枚，穿了兩個大孔，培倫等一齊從洞湧進；這時但懋辛最爲活躍，高呼：『張鳴岐要活捉的！』但張鳴岐已經逃了！一座衙門如荒寺！連黃興等也不知何處去了！喻等既沒有和黃興取得聯絡，乃復回機關部，想調同志扼守隘口，斷截李準來援，因得先後和莫紀彭及花縣同志會合。人數既多，聲勢爲之一振。喻培倫身負炸彈一大束，左手持號筒，右手執短銃，額上盡染灰土，容色威猛，好像能生喫人似的。喻培倫把號角給莫紀彭，兩人領隊前行。將出大石街，不料觀音山上的敵兵忽放排槍，向蓮塘街三射。一時排槍聲，呼痛聲，絕命聲，倒地聲，不絕於耳，黨人頗有死傷及散失。不一會，忽聽得前面屋瓦上有人向觀音山腳下擲炸彈，轟然作聲。喻培倫呼道：『我們也只有集瓦上作戰了，我們趕快上瓦！』於是喻培倫、莫紀彭等相繼攀援上瓦，依瓦蓋的高低處作轟擊。敵人的排槍愈密，而前面屋瓦上所擲的炸彈也跟着密。原來前面屋瓦上擲彈的是劉梅卿及另外四同志；他們是隨黃興攻督署後，派攻督練公所的，不料在蓮塘街遭遇敵人，莫喻等見既是同志，乃猛進接近，並和劉梅卿等同伏屋堦下。山上排槍的密度雖然加緊

，因有堞蔽障，幸沒有受傷的。這時天漸人暮，四處沈黑，敵面已不見人，山上的排槍也漸漸疏少。喻培倫、莫紀彭等下瓦，身挨門牆，潛行轉回大石街。街上同志圍燭光層聚，統計人數，花縣同志約有十五六人，連同四川人及宋玉琳等，共有二十四五人，復結爲一隊。後來又加入兩個順德同志。這時城內起火，牆壁反映盡赤，像白晝一樣。全隊二十多人，神色爲之大振。於是喻培倫復領隊向東門進發，擬越城向燕塘的新軍求援。但隊伍過大石街口，入口口里時，遭遇敵人，又被衝散。花縣同志徐滿凌等及李德山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口，又遇大隊，營，乃入源盛米店，堆集米袋作堡壘，與敵死戰，支持一天一夜。後來張鳴岐下令燒街，燒到米店前面時，黨人才越後牆奪走。這一役，死難的有徐熠成、徐增添、徐日培、徐容九則係受重傷到家後身死；李德山、徐滿凌被捕不屈死，一說喻培倫也是在這裏力竭被捕。至由源盛米店出險的人，已不復成隊；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鑽四人，到二牌樓的莘慶里，又被敵圍，一天一夜不得食；最後徐茂燎中彈死，其餘三人越簷走脫。

另有徐維揚一隊，自和徐滿凌等分開，即到司後街與敵人接戰。敵軍由新豐街，正南街紛紛增援，黨人奮勇與戰。徐允潛、徐佩旒等在前，陳鎮廬、徐滿樞等斷後，手槍炸彈齊發；徐允潛、陳鎮廬雖炸傷而不顧。黨人的奮勇，使敵軍不得不退保水師行台。敵軍既退，徐等乃折入小東營，由都府街、錦榮街、二牌樓環攻敵人。不料戰事正得手的時候，敵大批援軍趕到，黨人乃突圍出。陳鎮廬、徐振益、陳洪基、徐紀垣、徐滿樞等，先後被執，後都被保出，豈不是奇事？徐維揚退後，遇見李文甫等，雙方會合，謀襲飛來廟，奪取子彈庫，敵軍兵力太厚不能克，徐佩旒、徐廉輝受傷，黨人乃退。李文甫率數人，由北較場向東南去後，李被執死義。徐維揚則越山到三元里，點算人數，只剩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個了。徐維揚囑徐佩旒六人扶傷歸里，自己和徐懷波回城西。不料徐佩旒等六人到高唐火車站，碰着清兵；這時他們彈盡人傷，不能再戰，急忙把槍丟在水裏，但已被發覺，因此都被執送水師行台，後都就義。

以上是黃興所部決戰的情形。

x

x

x

x

x

這一役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姚雨平、陳炯明、胡毅三路沒有能同時發動。爲甚麼沒有同時發動呢？原來胡毅所部初合東莞黨員本有一百五十人，因二十七日有改期之議，遂將所部遣退；後黃興決定二十九日發難，但胡毅誤信改期爲三十日的報告，親到大水圳阻止所部入城；及見火起，急忙集合所部往援時，得報東門城閉，已來不及了。因胡毅担任守南大門的責任，所以派給駁壳槍特多，否則加入黃興所部，也可增加戰鬥力。（黃興所部只有駁壳槍三枝，馬侶、何克夫、劉梅卿各帶一枝）。陳炯明原來担任攻巡警教練所的，及胡毅讓回他的部下二十八，則說以全力守南大門，但後來連南大門也沒有守。所以陳炯明最不可原恕。姚雨平所部選鋒，多藏在小北門內附近織布房一帶，頭目則在嘉屬會館等候槍枝。姚雨平於二十九日上午逃遁吳雨蒼、郭典三持黃興的手條，前往始平書院領取槍枝子彈，沒有領到。這時姚雨平正在嘉屬會館調集新軍防營選

鋒主要人員講授方略，及聞沒有領到槍彈，乃急同郭典三、黃嵩南、邱錦芳進城見黃興，由黃興令陳其尤偕往始平書院領取。姚等親裝夾內，雇轎子四乘擡出；到歸德門，則事發城閉，仍將槍彈送回始平書院，僅各取槍一枝；到雙底門，希望和所約的防營接應，但防營因誤與黨人衝突，都已敗散。各選鋒在嘉慶會館的，因姚雨平未回，沒有發槍彈，一無所動。至新軍自子彈刺刀沒收後，已沒有自動能力；新軍中担任發難的，原定到嘉慶會館領少數手槍炸彈，奪軍械局取子彈應用，及姚雨平進城不獲，遂束手作壁上觀。各處放火機關，也沒有放火。只見黃興所率百餘健兒，橫衝直撞，和督署的火光融融相應！如果當時各路能按照計劃齊發，新軍由北入，防營不致誤會，則清軍如何能抵抗？而滿清的顛覆，也不致等到武昌一役了。

四 被執不屈，從容就義

「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爲爲革命而死是高尚，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總理

舉義既敗，清吏恐怕黨人匿居民間，乃肆行搜索。李準且照會各國領事，得以所部水兵均檢由港、澳往來的輪船，並令停泊白鵝潭，繞以兵艦，見穿短衣的都不准上岸。港澳各輪既不能按時行駛，三水、廣九鐵路也同時停車。清吏又下令緝拿沒有辮子的，沿江及永漢路一帶，行人有着西裝或沒有辮子，卽加逮捕。因此黨人被捕的不少。不過清吏搜捕雖嚴，但黨人如黃興、朱執信、何克夫、但懋辛、熊克武、王以通、嚴驥、劉梅卿、姚雨平、李應生、黃一歐（興之子）等，都以計得脫，可說萬幸。至被捕黨人林覺民、龐雄、陳可鈞、李德山、李雁南、饒國樑、宋玉琳、羅仲霍、喻培倫、饒輔廷、陳

更新、程良、石經武、李文甫、陳興榮、周增、羅坤、陳甫仁、韋雲卿等都不稍屈，從容就義。茲將訊問情形及供詞，述錄如左：

林覺民被執，張鳴岐和李準親自訊問，烈士侃侃而談，縱論世界大勢，各國情事，張、李爲之心折。烈士最初坐在地上，張、李聽到此，乃命去僚铐，延坐堂上，給以筆墨。烈士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寫到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槌胸，似不忍再寫。寫完一紙，李持與張閱；寫第二紙時，臨筆稍爲停頓，狀似要嘔；但仍怕污地，不卽刻吐；李準親送痰盂近前，纔吐出來；給以茶烟，猶起鞠躬爲禮。烈士供畢，又在堂演說，說到時局悲處，槌胸頓足，慷慨激昂；他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要如此纔能使國家安強，漢族鞏固，則身雖死亦瞑目云云。烈士被禁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的時候，俯仰自如，色不少變。

龐雄供詞云：「雄別字醜漢，年二十一歲，吳川縣人。前數年曾去香港，有友人介紹認識張國魂、陳國華、李漢英、王子材、陳雲仙等五人，時相往來，大家談起革命理

由，都是志同道合，因此入黨。前曾回鄉運動多人附合，去年剪去辮髮。本年二月，我來省城，住海珠酒店，欲考入法政學堂，藉以聯絡同志，將來起事，亦可幫手。月底時，接得王子才等之信，說此二月中即要起事，孫文已在外洋運有軍火炸彈，繼續分幫寄來，屆時黃興必來省城，指揮各事，軍火亦由他給發。三月中旬，由張國魂帶我至小東營公館內，見過同志諸人；尚有數處，未曾到過。後因同黨敗類，作官場偵探，其人即陳鏡波。衆人稱說，深恐敗露，故約於本月二十九日下午起事，小東營處一部担任焚攻督署，並聞有夥黨等去佔龍王廟營盤。我路徑不甚熟識，李漢英繪一簡明小圖，與我隨帶身上，以免走錯路徑。至二十九日午間，復到小東營會齊。我帶的無烟手槍一枝，碼子百顆，炸彈一個，纏帶白毛巾一條，隨到督署，一齊擁入；胆大體壯者先入三堂之內，我在二堂內攻打。後見官兵來到，各黨員始分投四散。我又到龍王廟幫打，隨又分散。次早到督署前看其昨夜焚燒情形，見打死同黨數人，歎惜之際，官兵見我無辯，即被拿獲。」

陳可鈞被獲，清委員詰道：「廣東本非重要之地，爲什麼一定在此紛擾？」烈士說：「在他省舉事，或爲流寇所乘，惟在廣東起事，庶幾可免。」清委員又譏他是白面書生，何苦爲逆自招刑殺。烈士聞言，勃然大怒，厲聲叱說：「你以爲此舉辱了壯士嗎？事之不成，沒有關係，只要能喚醒同胞，繼志而起，就滿足我的願望了。你們利祿薰心，血液已涼，怎能知道這個道理？」清委員見他這樣剛強，便也不再訊問。在刑場，烈士談笑自若，引頸就戮。

李德山臨刑，臨斬吏說他輕生；烈士厲聲罵說：「大丈夫爲國捐軀，是分內的事。我豈是不能致富貴的，不過不能像你們認賊作父，不知羞恥罷了。」

李雁南被執，問官詢問頗末；烈士慷慨陳詞，且歎說：「只恨我身被二創，不能再戰。但是，今以往，不到數年，必亡國；不到百年，必亡種。似此即使得生，又有什麼益處？」問官駭他。烈士說：「你們甘心說奴隸話，但決不能動搖我的意志。」烈士說完，只求速死。清吏命警兵槍擊；烈士斃而又起，自赴營內空地，告警兵說：「請彈從

口下。』遂張口飲彈而死。

饒國樑初受訊時，請速死。問官說：『使人知道中國革命的價值，不更勝一籌麼？』烈士乃慷慨陳詞，洋洋千言；詞云：『饒國樑號少峯，年三十二歲，四川大足縣人，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宣統元年至雲南謀差，不遇。至奉天陳統處求差，又不遇。回上海，任中國公學舍監。復回雲南，路經香港，與黃興相識。語及政治革命事，黃曰：中國積弱久矣，清廷曾宣布立憲，而不能實行，時至今日，環伺四鄰之列強，將實行瓜分中國，中國四萬萬同胞，可不起而團結，以改良政治，洗除惡習，恢復漢族乎？余是其言，遂入黨。旋赴雲南，居數月。本年正月，接黃興信，令同陳汝環等六人至香港。及二月至，與黃會；胡漢民，胡毅均在焉。黃曰：今時局危急，我輩所抱政治革命宗旨，不能不速於實行，首領孫文已在外洋將槍碼炸彈運回香港，我輩又聯絡著名絲豪客，進行甚速，故同志督省者亦多，雖曾用去之款已十數萬，而外洋及香港，尚存基金多萬，經濟一項，可無問題。蓋黃為總司令，財政軍火，均其所管。趙聲係前新軍標統，

胡漢民係廣東人，勢力亦相等。至於人數，不知多寡，惟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四川、雲南、福建十一省均有之。黃隨發給軍火於我等，潛帶至省；旋黃亦至。趙聲、胡漢民仍駐香港，司接應。我等初至省時，住城外名利棧，嗣租蓮塘街吳公館，卽遷居之。前數日又有廣東人數名至，同居焉。黃興則居小東營朝議第。各黨人分住數處，不能盡知，亦多有不相識者；惟聞先後至者，有六七百人之多。趙聲原擬三月三十日及四月初一、二日起事，後聞有人洩其事於清吏，清吏因是戒嚴。二十八日商議退回香港，黃興不肯，以辦事不成，恐為國人取笑。逼得於二十九日定議，卽於下午起事。每人纏帶白布一條，以作暗記，用喇叭以作軍令。黃興帶七十餘人，焚攻督署；我等二十餘人，担任在蓮塘街口，堵截官兵；並約黃興等攻督署回時，卽同往攻龍王廟，佔據營盤。至五時，黃興等一股已往攻督署，我等二十餘人，聞炮聲，遂在蓮塘街口與官兵戰，以炸彈擊之，俾不能往救督署。相持許久，見官兵愈多，黨人始行敗散。我等退至大北門，擬出城，又遇官軍，因不知路徑，誤進營盤中，官軍以槍相向

，我亦開槍，忽手受傷，遂被獲。」烈士供畢，旋即遇害。

宋玉琳被嚴訊數次。供到起事的經過時，說黃興主張即時進攻，提出三大理由：（甲）前次革命黨屢經失敗，今既全力來，若存心畏葸，實無面目久縲省城；（乙）此次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則難再運出，經濟部員必疑誑騙，斷送將來糧食；（丙）軍人性質有進無退，既奉令來粵進攻，若不戰而退，則如軍令何，如鄰國訕笑何。當時問官及觀審者聽到這裏，無不動容。烈士繼又供革命軍敗時，司令部即發緊急命令，不准多放火器，危害商民生命財產，自保救國弔民的名譽云云。

羅仲霍將就刑時，還在南海縣署鼓吹革命，視死如歸，清吏大爲驚嘆。

喻培倫被訊問，自承爲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話就是無是公的意思。當說到其製造炸彈之精及革命宗旨時，對問官說：「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

饒輔廷研訊數次，並施慘刑，但烈士堅不吐實，且責清吏以大義。四月八日被害。陳更新，清吏見他年少貌美，問他說：「你年歲還小，何故倡亂，自尋死路呢？」

烈士厲聲叱說：『同胞夢夢，起義就是喚醒他們。殺身成仁，古有明訓。你們這些鼠子，怎知大義？現在既然被獲，只請速死。』

程良受訊，李準誘他招供；烈士罵說：『我和滿奴，無話可說。』問他的姓氏居里，不答；問他的事，也不答。當時說有一啞黨人就義，就是程良。

此外石經武、李文甫、陳興燾、周增、羅坤等，都從容談笑而死。另有陳甫仁，在澳頭運槍爲大鵬都司所捕，後并連帶捕去同黨嚴確廷，由惠州提督秦炳直解省獄中。二十九日晚聽說起事，陳大呼同胞戮聲，看守者聽到，告知清吏，立即被殺。

有黨員供爲韋雲卿的，不知他的真姓名，供詞至爲激昂，茲錄於下：『韋雲卿供：年三十八歲，廣西南寧人，向做生理度日，隨往暹羅。宣統元年，在安南聽孫文演說革命道理，我猶如大夢驚醒，頓悟人民責任，是不可稍緩；遂投革命黨。由孫文給銀二百兩，囑回中國運動。前在外洋運動黨員主意，上等者主管文墨計劃各事，中等者有氣力擔任戰爭。本年三月，在安南書報社收到廣東省城夥黨來信，約期四月初一日在省會齊

，攻毀制台衙門。信內即糾約同志十數人，於三月初十日由安南內渡。二十七日在香港，聞同志劉梅卿云，恐事機洩漏，或早一二日亦未可定。遂於二十九附輪回省，即到離督署相近的地方，領取軍械。是日見身帶白布者，即知係我同志。我以今日身既許國，精神更壯。起行時，先鋒隊黃興領同志已攻入督署，聞身穿藍色衫的已在署內被槍轟斃。我係二隊，即入衙內接應，與頭門衛隊爭戰，攻入上房，拋擲炸彈，未幾火起，遂即逃出，同志多被官兵轟斃，眼見約有五六人。至督署右旁橫街，撞遇官兵，互相轟擊，且戰且退。沿途大夥見官兵追至，陸續衝散。走到狀元橋地方，見官兵相迫太甚，即闖入米店抗拒，時約有二三十人，悉竭力放槍拋擲炸彈，官兵受傷多少，不得而知。後見火起，知不能守，即撞牆逃隣小房，當被官兵拿獲。我前在河口，鎮南關等處，亦曾糾率黨人與官兵對敵；欽州一帶，被我運動入黨者不少。」

寫到這裏，使我們想到文大祥。文大祥殺賊被執，元朝百般誘降，他毫不動心，並在獄中作正氣歌，最後從容就義。而這一役，被執的烈士多是全國的英俊，清吏想保全

他們，也屢屢示意，要他們不要供出自己是革命黨，但是他們也毫不動心。中華民族的
正氣是長存的，他們不讓古人專美於前！

五 「浩氣長存」

「轉眼黃花看發處，爲囑西風、暫把杏筵住，待灑滿枝清艷露，和香吹上無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

——黃興

這一役，因事前爲慎密計，各自部署，不相告問，所以死難的黨人究係多少，事後不知其確數；而檢收遺骸，則得七十二具。清吏對於革命黨，痛恨入骨，所以對烈士屍體，非常蔑視；自諸烈士之死到四月初三日，繼而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收拾遺骸。各善堂聽其言即予檢收，移置在諮議局曠地，分成十數堆，折臂斷腦，血肉模糊，慘不忍觀，於是乃有葬地問題的發生。

最初，南海、番禺兩縣知事，原擬葬諸烈士於狗頭山，後又擬葬於東門外臭岡。所謂臭岡，即是犯罪被殺的人，棄於岡的大穴中，掩以浮土，屍肉腐爛，臭氣四播，因此得名。有外國某教士聽到這個消息，嘆道：「諸烈士為義而死，皓皓俠骨，和犯人葬在一起，實在不公道。」乃欲獻一塊地來安葬烈士。這一事，激起了善董徐樹棠等；他們覺得，葬烈士而用外國人所購的地，實是國家的羞恥；於是婉却了教士的好意。不過諸烈士究竟要如何安葬，各善董則猶豫不決。這時有未被列名逮捕的黨員，名叫潘達微的，看見這樣情形，挺身而出，親到廣仁善堂和善董商量。善董說：「我們須遵官廳之命。」潘說：「諸義士為國捐軀，純是為國民謀福利的。我們都是國民一份子，這樣草草埋葬他們，我們心安嗎？而且慈善事業，是不問是非的，施棺施地，只要問義之所安就是了。」各善董聽了他這一番話，頗多動容，乃問潘的辦法。潘達微以為，官檢刑屍，指定地點要善堂殮埋，這是慣例；如果營葬別地，官廳也不會深究的。潘又表示由他選擇地點埋葬之意；但各善董面有難色，因恍於淫威，恐怕事洩株累。潘不得已，乃電話

江孔殷，說明他的意思，並請求援助。江允諾，並轉電各善董，表示可力任此事，縱有不測，可負全責。各善董得江的電話，纔答應潘的請求。於是潘湊微即刻進行尋覓葬地。潘偶然想起某西醫生，新近曾在沙河購地一塊，以此爲請，或可慨讓。遂造醫生寓，道明來意。醫生慨然許諾，且說地價之必急償，等方便時再付，區區數百金，算不了什麼。潘感謝之餘，並表示七十二烈士的英靈，從此可安。醫生正準備以地券相付，不料爲旁人所阻而中止。潘聽說，在醫生寓撫案大哭。醫生見此情景，有些不忍，乃對潘說：「除讓地以外，我都可以幫助你。」潘知此地已不可得，遂向醫生借了數十元，又回到廣仁善堂。潘見各善董，情不自禁，又大哭起來。善董看見他這個樣子，想安慰他，但又不知原委。潘痛哭之後，歇一會，即起來將他父親的名字告知各善董；並說：「座中多係我的父執，寧忍不幫助我麼？」接着又將求地不得的情形敘述一遍；說完，淚珠不覺又涔涔流出來。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善董徐樹棠終被他感動了，乃說：「本堂有地一段，在沙河馬路旁，名叫紅花岡，青草白地，可稱淨土；現在就捐這塊地作葬地，

棺殮營葬等事，都由本堂擔任，好嗎？」潘感激萬分，並即赴岡勘察。岡勢雖不十分巍壯，但倉卒中得此，已不容易了。遂星夜雇作工，趕辦葬事；次日（四月初四日）午前十一時起到午後四時，纔殮畢，這一天，陰霾四布，微雨霏霏，行人稀少，景象悽慘。送葬的只有潘達微一人；他隨最後一棺，步送到紅花岡，岡上塋分四排直列，這是先一晚叫土工經營的；但掘地不深，潘以向醫生借的錢，給予土工，纔又掘深，安葬下去。烈士既安葬，潘達微心安了。最初潘還想隱瞞這件事；但「國事報」竟首先揭露出來，詞句之間對潘頗不利。因此潘乃公開宣布，並改紅花爲黃花，因黃花一詞較爲優美。真的，黃花一詞美多了；但是，惟其美，却愈易引起我們的愁思。且看黃興的輓詞：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黃花岡諸烈士殉難不到半年，滿清即被推翻，民國宣告成立。民國的成立，國人莫不歸功於黃花岡諸烈士；這時廣東當局，恰巧又是參加這一役的胡漢民；於是乃有修建

黃花岡墓地，崇大其基的動議。不幸民國二年，討袁失敗，事遂中止。到七年秋間，方聲濤募修故墓，纔粗具規模。不久林森復募資於華僑，以建紀功坊并立碑石。紀功坊係將捐款的黨部黨員一一列出，坊墓並有總理所書『浩氣長存』四個大字鑄在上面。當時既修墓立碑，則烈士的姓名不能不求真確。於是鄒魯、朱執信乃開始徵集各烈士的事蹟；集得後加以臚列，由林森約當日未死黨員之在粵的胡毅、何克夫、吳永珊、徐維揚等，一一爲之審查證實。民國八年時，審查所得烈士姓名五十六人，立碑墓後。民國十一年春，林森等又約集當日未死黨員，開審查會，續審查得烈士十六人，補書於碑石。兩次共審查得烈士七十二人，恰符七十二屍體之數，世人稱之爲七十二烈士。不過，到民國二十一年，又審查得烈士十三人，建立第二碑，後又得一人，未列碑。前後審查，共計得烈士八十六人。鄒魯並將烈士殉難情形，列表於碑陰；其表如左：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歲	職	業	如	何	就	義	地	點	日期
喻培倫	雲紀	四川	二六	日本千葉醫	與敵抗戰被執	說	一	說	據守高陽里米店時被執			

林文 時爽 福建 二五 日本大學學生 攻督署出時招撫防營被彈中腦陣亡 督署東轅門外 二十日

宋玉琳 建侯 安徽 三三 軍官 攻督署後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方聲洞 子明 福建 二六 日本千葉醫學校學生 雙門底遇防營擊之被反擊而死 雙門底 九日

饒國樑 小峯 四川 三二 四川陸軍速成畢業 攻督署後轉戰至大北門被執就義

林覺民 意洞 福建 二五 日本慶應大學學生 攻督署受傷被執就義

李文甫 熾 廣東 二十 香港中國日報經理 攻督署傷足轉戰至北較場被執就義

林尹民 靖庵 福建 二五 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學生 攻督署彈中胸死 督署 二十日

陳文褒 廣東 三十 南洋商人 與敵搏戰死 二十日

李德山 澤三 廣西 帶 龍岸民團管 攻督署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受傷被執就義

陳與桑	瘵心	福建 閩縣	二四	日本早稻田 學生	攻督署後彈中目身受傷被 執就義		
羅仲霍	則軍	廣東 惠州	三十	南洋教員	攻督署後被執就義		
龐雄	甦漢	廣東 吳川	二一	攻督署後至四月初一被執 就義			
陳可鈞	希吾 少若	福建 侯官	二四	日本正則學 校學生	攻督署後受傷被執就義		初四 月一
饒輔廷	可權 競夫	廣東 嘉應	三一	學校教員	二十九日機關破被執就義		初四 月八
陳更新	鑄三 耿星	福建 侯官	二二	長門砲術學 校畢業	攻督署後與敵抗戰三日三 夜被執就義		
馮超驤	郁莊 敬	福建 侯官	三二	南洋水師學 校學生	攻督署出東轅門與敵戰死	督署東轅 門	二十 九日
李雁南	羣	廣東 開平		南洋華僑	攻督署在二門中彈三十日在 觀音山脚六十四號被執就義		
劉元棟	鍾羣	福建 閩縣	二七	南台消防會 會長	攻督署太陽穴中彈死	督署東轅 門	二十 九日

劉六符 鋒宇 福建連江 二五 福建講武堂學生

攻督署後受傷被執就義

李炳輝 祖奎 廣東肇慶 二十餘 南洋教士

攻督署戰死

督署

九日

李文楷 芬 廣東清遠 二五 星州晨報印刷工人

與清軍巷戰死

李晚 晚發 廣東雲浮 三八 南洋華僑

與清軍戰死

九日

郭繼枚 廣東增城 一九 南洋華僑

攻督署後退至大南門戰死

大南門

九日

余東雄 廣東南海 一八 南洋華僑

攻督署出轅門陣亡

督署轅門

九日

黃鶴鳴 觚 廣東南海 南洋機器工人

攻督署陣亡

督署大堂

九日

杜鳳書 玉興 廣東南海 二八 南洋機器工人

攻督署陣亡

督署大堂

九日

徐培添 廣東花縣 三八 安南工人

攻督署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陣亡

高陽里

三十日

徐進京	德烈	廣東花縣	三四	農民	攻督署陣亡	督署二堂	二十九日
徐廣滔		廣東花縣	三五	農民	攻督署陣亡	督署	二十九日
徐臨端		廣東花縣	三七	工人	攻督署陣亡	督署甬道	二十九日
徐禮明		廣東花縣	二三	安南工人	攻督署陣亡	督署塔前	二十九日
曾日全		廣東花縣	四五	工人	攻督署陣亡	督署照壁外	二十九日
江繼復	計後	廣東花縣	四九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蓮塘街陣亡	蓮塘街	二十九日
徐熠成		廣東花縣	三十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陣亡	高陽里	三十日
徐日培		廣東花縣	二九	農民	同	右高陽里	三十日
徐容九		廣東花縣	三九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等處及家而歿	花縣家中	

五、「浩氣長存」

五一

黃花岡

徐滿凌

廣東花縣

五十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中
彈被執就義

徐茂燦

廣東花縣

二六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慶里中
彈陣亡

二牌樓華慶里

三十日

徐佩旒

廣東花縣

三十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二牌樓等處
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廉輝

廣東花縣

三一 安南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至各處行至
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松根

廣東花縣

二八 安南工人

同右

徐保生

廣東花縣

二二 農民

同右

徐昭良

廣東花縣

二四 安南工人

同右

徐應安

廣東花縣

二九 農民

同右

韋統鈴

廣西平南

教士

攻督署後轉至高陽里源盛
米店拒敵一晝夜陣亡

高陽里

三十日

韋統淮 義廷 廣西 平南 教士 同右 高陽里 日三十

韋樹模 煥初 廣西 平南 教士 同右 高陽里 日三十

韋榮初 二八 廣西 平南 教士 同右 高陽里 日三十

林盛初 廣西 平南 與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復
興馬巡戰彈盡被執就義

秦炳 遂生 四川 廣安 南洋華僑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日

周華 廣東 南海 南洋華僑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日

陳春 廣東 南海 三四 安南華僑 攻督署肩中彈四月初五六
在觀音山脚工人館被執就義

馬侶 廣東 番禺 安南華僑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石街陣
亡

勞培 泮光 廣東 開平 星洲晨報記者

游壽 壽昌

廣東安南

一八

安南華僑

與敵戰陣亡

以上烈士五十六名經第一次審查列於第一碑者

石德寬

景吾 經武

安徽壽縣

二六

日本警監學校學生

守二牌樓機關與敵搏戰而死

二十九日

程良

學樑 元亮

安徽懷遠

二八

陸軍小學畢業任教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寧里力盡被執就義

二十九日

林修明

德昭

廣東蕉嶺

教員

攻督署戰死

周增

能益

廣東嘉應

二十

商人

三月二十九日三眼井機關部被破拒敵被執就義

羅坤

廣東南海

二八

安南華僑

攻督署被執就義

陳湖

廣東海豐

二十餘

農民

清兵搜始平書院擲彈擊敵已亦死難

始平書院

二十九日

黃忠炳

赤中

福建連江

四五

業農技擊家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張學齡	林西惠	羅乃琳 萬霖	陳發炎	陳清疇	魏金龍	胡應昇	卓秋元	王燦登
廣東 興寧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福建 連江
二四	二七	三三	三三	三〇	三三	四〇	三〇	
	軍人		農民	技擊家		工人		技擊家
與敵戰陣亡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後巷戰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攻督署後攻軍械局腦中彈陣亡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督署		軍械局	
	九二十	九二十	九二十	九二十	九二十		九二十	

以上烈士十六名經第二次審查列於第一碑者

徐國泰

晒西

江蘇
邳縣

二二

軍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雙底門被執就義

華金元

江蘇
江寧

軍官

轉戰至雙底門陣亡

二十日

阮德三

江蘇
丹徒

軍官

轉戰至雙底門陣亡

二十日

陳甫仁

輔仁
文友

廣東
興寧

軍械至澳頭被執解省就義

嚴確廷

廣東
惠州

因澳頭運械事在惠州被執解省就義

韋雲卿

廣西
永淳

軍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被執就義

羅進

廣東
南海

二七

安南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羅幹

廣東
南海

四二

星洲洋服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羅聯 廣東南海 五二 安南華僑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羅遇申 廣東南海 二六 安南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被執就義

張潮 廣東順德 一八 機器工人 樂從起義至佛山陣亡 佛山通濟橋 四三月

陳才 廣東華海 三〇 安南華僑 攻督署後轉戰至司後街陣亡 司後街 九二日

陳福 廣東南海 三六 安南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至司後街陣亡 九二日

以上烈士十三名由革命紀念會審查列於第二碑者

李祖恩 廣東翁源 軍人 攻督署後退至龍川口被執就義

以上烈士一名未列碑者

黃
花
岡

六 這一役的影響和教訓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造成矣。」——總理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當起義的時候，沒有長槍，只有手槍炸彈，專用手槍炸彈，便打進制台衙門。他們是靠甚麼呢？就是靠膽量；有勇氣，有革命的精神，所以能用一個人，去打剛百個敵人，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總理

黃花岡之役，在表面上是失敗了，其實這些先烈的犧牲，也正是革命的成功。因爲先烈雖然拋棄了他們的頭顱，但是他們却爭取了「人心」的地盤。從此全國人都知道大

勢所趨，必須推翻滿清，大家也不再守着以前不問政治，不負責任的態度了。連滿清的官吏中，竟也有因此役而和革命黨表同情的；廖仲愷當時在吉林，事後告訴人說：「吉林的巡撫陳某，對於三月二十九日的事，非常感動，深以我們的失敗為憾。」人心既同情革命，所以不到半年而有武昌的起義。總理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黃花岡烈士事略序）。可見這一役影響之大了。

然而，黃花岡烈士的熱血，不僅灌溉出了辛亥革命的蓓蕾。原來中華民國自誕生以來，一直度着艱險困苦的日子，內亂不已，外患迭乘。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滿清，但不久又出現了袁世凱的帝政；及袁氏帝政傾覆，接着又是軍閥混戰，割據自雄。為繼續先烈遺志，於是本黨又有第二次的革命。經過多年的奮鬥，及民國十五年以來的北伐，幸得先後削平羣雄，國家纔漸趨統一，開始新生。但內亂甫戢，外患又加深。尤其九一八以

來，我們國家實被日本逼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不得已乃有八年來的抗戰。中國抗戰是中國死裏求生的大戰，也正是國民革命的繼續。辛亥廣州三二九革命，及辛亥武昌革命，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奮鬥犧牲，創造了中華民國；第二次革命以來，又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奮鬥犧牲，開始了國家的新生；這一次的抗戰，更不知有多少戰士和志士以血犧牲，保衛了國家的生命。革命志士和戰士為創造和保衛中華民國的生命，前仆後繼，先後是一貫的。就黃花岡烈士說，是開來；就這次抗戰烈士說，是繼往。開來者，影響於人；繼往者，受影響於人。所以我們說，黃花岡烈士的熱血，不僅灌溉出了辛亥革命的蓓蕾，而且正灌溉着，永遠灌溉着中華民國之花！

此外，這一役不但影響國內，而且普及於世界和海外華僑。自這役以後，革命黨的外交較前順利；美國政府於這時，大表同情於總理；總理遣使往英國，遊說英國當局，也多蒙贊許；至法國政府，尤願繼續以前的主張，更樂觀中國革命的成功。華僑方面，舊金山致公總堂少數老朽頑固者，以前常和革命的少年積不相能，數月之前，仍反

對同盟會的籌餉；及見這役，黨中同志捨身赴義，壯烈犧牲的情形，他們也被感動了；他們更提請致公總堂，發起籌餉，設立籌餉局以專責成。

X

X

X

X

X

從這一役，我們更獲得幾個寶貴的教訓。第一個使我們相信：革命不怕失敗，只要我們不灰心。愈失敗，就愈接近成功。因為多次革命的失敗，纔激起了革命的情緒，提高了革命的精神，增強了革命的力量。因為多次革命的失敗，纔記取了革命的教訓，增長了革命的經驗，使革命的意志更加堅決，革命的行動更加沈着，革命的組織更加健全。總理從事革命，到黃花岡之役，恰是第十次失敗，但不久即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又說：「有志者，事竟成」。從這一役，我們對這兩句話更不容致其懷疑了。

第二個教訓，使我們更確認了「精神重於物質」的真理。在中外的革命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精神可能勝於物質的。一七八九年時代的法國，巴本王朝據有極優勢的

物質力量，然而赤手空拳的巴黎市民終竟在七月十四日推倒了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一九一七年時代的俄國，人民大眾也以最劣勢的武器，顛覆了專制暴虐的沙皇政權；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中間，更衝破了十幾個外國干涉者陸海軍的武裝包圍。黃花岡一役，革命軍除運動的軍隊外，原定選鋒八百人，分十路進攻，但後來因為佈置不及，風聲又日益緊急，清吏戒備益嚴，到三月二十九日發難的時候，僅有選鋒一百六十餘人，槍械又極缺少，甚至用及白刃，可知當時在物質上是如何的貧乏；而清廷則擁有全國的武力，衆寡懸殊，不啻霄壤，如果以物質的力量來決定的話，那末革命運動當無成功的可能，但先烈受總理精神的感召，主義的昭示，不計成敗，不顧生死，前仆後繼的勇往直前，其悲壯的精神，足喪盡敵人的膽，終於燃起了革命的火花；從廣州燒到武漢，燒到北平，愈燒愈大，愈燒愈猛，燒遍了整個中國；從這革命的火焰裏，新生了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

民國元年時，總理從外國剛回到了上海，黨中同志和中外各報訪員，無不問「先

生在外國帶了多少錢回來」。總理說：「余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當時有些人便感到失望。但考察過去革命之所以未竟全功，就是由於把物質力量先看得太重要了。我們從過去許多的歷史經驗觀察，知道太過重視物質力量這一觀念就是失敗的根源。我們這次對日抗戰，接受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教訓，所以開始就有「精神總動員」的發動，經過八年的苦鬥，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爲什麼精神力量這樣偉大呢？因爲先有了革命精神，然後能夠定、靜、安、慮，屹立不搖，把策略辦法拿出來，把物質力量用出來。「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是這個道理。

七 先烈的生平及其人格

「此次死者多英才，其價值愈高，亦愈足動國民之觀感。」——黃興、

胡漢民

在同盟會成立前後的一個時期，康有爲所領導的保皇黨與本黨對抗甚烈；他們「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總理白傳）；他們攻擊本黨不遺餘力，甚至說本黨的革命，是暴徒革命，是流氓革命。但是我們只要一分析本黨死難烈士出身和家世，那種宣傳就不攻自破了。

在黃花岡一役死難的烈士中，有八個留學生，八個軍官，五個受過中小學教育，三個教員，五個教士，一個日報經理，一個消防會會長，一個報社記者，其餘都是善良而有血性的農民工人和商人。在他們中，有的且係生長名門：例如林文，他的祖父是一名

狀元，累官至雲南巡撫，父親也是名孝廉，詩文風節冠一時；此外如宋玉琳、方聲洞、林覺民、陳與桑、李文甫等，或係世家子，或係書香子弟，都是家道小康，無衣食之虞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照說他們應當儉安胆怯了；但是，相反可，他們赴義之勇，都爲常人所不及，從被坑到臨難，大家始終不屈。他們何以能這樣壯烈犧牲呢？那時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當然是他們憤不欲生的外在原因，然而最基本的是他們年青，他們純潔。有人說：『白色象徵純潔』；如果這句話不錯，那麼他們的純潔真是皓白如雪。在色彩學上，白色被稱爲元色，是一切顏色之母；同樣，在道德上，純潔也是一切良好偉大行爲的淵源。有人把『紅色象徵熱烈』這句話，與『白色象徵純潔』並列，但我以爲熱烈如果不發自純潔，則那種熱烈就不夠偉大。一對情人，他們如果爲了金錢而愛，爲了勢位而愛，盡管在表面上看來愛得很熱烈，誰者相信他們內心有什麼真愛情？至於黃花岡諸烈士則反是，他們之愛，無論愛妻或愛國，都沒有半點雜念；我們試一復誦林覺民致妻書，那一片純情，真叫人感動得要流淚！古人說：『貧夫殉財，烈士殉名。』

「但是他們非但不是想升官發財，而且不是有意『殉名』。總理在民國十三年紀念黃花岡烈士時，曾說：『那般烈士……明知結果是失敗，還要去做，所存的希望是什麼呢？就是以身殉國，來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民，要四萬萬人由於他的犧牲，便可以自己覺悟，大家醒過來，為自己謀幸福。』可見他們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就是為國為民，不會雜以絲毫禍福利害之心。」

我們剛纔說過，純潔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淵源。所以真正純潔的人，一定很熱情，有義勇，有志氣，……；而黃花岡諸烈士都是如此。現在且分別來看他們的生平：

林文：他的名字最多，初名時瑛，後改名文，字廣塵，號南散，是福建十九位烈士中為首的一位。十二歲時，他跟着父親赴詩鐘會，拈「天」「此」二字，限嵌在十四字聯中的第六字，他操筆立成云：「不甘擁戴為天子，但以漁樵老此生。」可見他自小即抱負不凡，父歿後，十九歲時奉姊命東渡留學，為同盟會最初加入人的一個。他曾住在民報社，章太炎很愛重他。他曾以驅元的徐達自況，因此章太炎常戲呼為「大將軍」，

於是黨中沒有不知道『林大將軍』的。但他志存經國，不以知兵自足，所以他曾鑄其印文云：『進爲諸葛退淵明。』在日本，他初入成城學校，不久即進日本大學法科，專攻公法學甚精。他並治陽明之學，尤有心得，所以臨事能從容不迫，鎮靜如山。他生來有一副特異的眼睛，人叫他做『獅子眼』。平時他不喜寫文章，但偶然一作，必大可觀。他能詩，音節悲壯，不忘國事；留傳的有下列數首：

其一

落日問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啣血，墜作自由花。

其二

故國河山遠，秋風鼓角殘。登臨悲歲促，涕淚向人難。路盡天應近，江空月自寒。不辭隨落葉，分散去漫漫。

其三

殘雪獨留樹，春聲已滿樓。睡醒夢鄉遠，起視大江流。別後愁多少，簇古羣山邱。獨未數歸雁，到處總悠悠。

其四。

秦楚河山二百重，而今無地覓堯封。鄧洪義舉斜陽冷，葛岳奇才碧沓空。世事何曾哀樂盡，野花依舊寂寥紅。魚龍殘夜誰能嘯？只此傷心萬古同。

其五

不知何事奏胡笳，落落天涯盡物華。蹈海幾曾能辟帝，登樓無處不思家。霜枯野草宜嘶馬，水滿荒塘不見花。莫道九霄獨昏醉，動心端的爲情差。

其六

撼地秋風萬木悲，翻江狂雨暮來時；疎燈慘淡望城郭，孤棹倉皇怨加離。入夜浮雲猶蔽月，護林殘葉忍辭枝？艱難蓄此傷心淚，朝暮相思未可知。

廣塵不但能詩，而且善書。他的書，人們稱爲『扁担字』；書法出入顏柳間，後益

超脫入神。他的友人鄭烈曾題其遺墨云：

開國元勳信不羣，但論餘事亦張軍；

數行逸翰夢樓蹟，瀟灑風神如見君。

林覺民：他的名字也很多，除意洞及抖飛外，又號天外生。他和林文及林尹民，人謂之三林：林文爲大林，尹民爲小林，他爲中林。他生平不二色，嘗對人說：「我妻性癖好尙，和我絕同，真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子。」曾著『原愛』，論愛情的真理，頗博得讀者的好評。他在日本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語文，孜孜不倦，夙夜匪懈。但他不是書呆子，他讀書不忘救國；每談到國事，常義憤填膺。辛亥年春間，林文得黃興及趙聲來信，說事大有可爲。於是林文和他即離日同舟赴香港；不久他又奉命返閩召集同志。他的父親看見他突然歸來，非常驚異，問他的緣故；他假說日本學校放櫻假，朋友拉他回來導游吳越勝地。他就擱了幾天，即約了不少的同志返港。他本來已於三月二十五日晚上省，後聽說林尹民由日本到港，於是又於二十六日晚偕陳更

新來港爲前導。這天晚上，他和尹民，更新、與桑等同宿於濱江之樓。到夜半，尹民等都就寢，而他獨在燈下草絕命書，天破曉，纔輟筆。次日早晨，攜書囑某友說：『我死，請爲轉達。』遂偕尹民等同進省。舟中，他低語對同伴說：『此舉如果失敗，死的必多，定能感動同胞。現在同胞，不是不曉得革命爲救國的惟一手段，不可一天緩，不過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愛情罷了。就我說，家中不是有醜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妻、稚兒的麼？而居然肯從容去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也當爲我墜淚吧，況人麼？推之你們，家族情形，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也有。所以我決不相信，我們死了而同胞還不醒來！如果我們同胞一天都起來，克復四州，重興祖國，則我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了。還有什麼悔呢？還有什麼悔嗎？』他這一段話終於成了讖語。他的遺著僅存四種：即『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與父老書』，家書（別父書及致妻書），及『莫邪國之犯人』。他的致妻書最爲世所傳誦，茲錄於后：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一世中一人；汝看此

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担悲

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雖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

則較吾死爲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願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體汝者，惟恐未盡。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摹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遵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

林尹民：他是魯民的族弟，人稱爲小林。他生而喪母，少以孝悌見稱於鄉里。他喜歡飲酒，數斗不亂；但每逢伏臘，飲後輒捶胸哭母，極其哀痛。後患重病，差不多死去；病愈後，因朋友切諫，遂不再飲。他體格魁偉，有氣力，能舉石百斤；又學過少林拳術，更增加了他的氣力。少時讀三國演義，獨慕張桓侯；每遇到不平的事，即挺身大叫道：『我是張翼德！』於是揮拳相助，當着的莫不跌倒。有一次，他黑夜裏袖刀躲在柵欄上，等到更夫走過前面時，疾下拔刀作要砍的姿勢；更夫疑爲綠林豪傑，嚇得魂不附體，跪倒求饒；他於是大樂，乃把更夫放過。這時他不過十六七歲，可見他是如何的神

武。但是後來年紀稍大，修養日進，漸漸也有雍容敦厚的風度；曾刻一印，文曰『劍膽琴心』，我們於此可以想見他的爲人了。

方聲洞：他十七歲東渡日本，進日京成城學校，學習陸軍。這時正值帝俄強佔我國東三省，東京學生憤怒已極，於是有義勇隊（後改爲軍國民教育會）的組織，入會準備去決死的有五百多，他也是一個。後該隊解散，他悲憤欲絕，逢人便痛論國事，主張革命。不久丁母憂回國，過二年纔又到日本。他原擬再入成城；但這時清廷因怕革命，禁止自費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性質。因此他大失望。但後來他又轉念，只要此心不易，能有一藝之長，也可報效國家，於是遂考入千葉醫學校。二十三歲時，暑假中國與王氏女結婚，假期滿後攜同來日，同居於千葉；他的夫人也學醫。次年，他的夫人即生一子，他愛如掌珠。不過，他雖有家庭之樂，却沒有片刻忘國事。他和他的哥哥聲濤及一姊兩嫂，都相繼加入了同盟會，現在又介紹他的夫人入盟；一門六人入盟，一時傳爲美談。辛亥年六月他就要畢業了，但是爲了革命的需要，他不僅犧牲功課，於三月

二日離日赴港；事前預草了幾封家書，囑他的夫人照常按期寄給父親，以安其心，又託故向使館及學校告了假。既死難，學校校長見他久不回來復學，問他的一位同學；那同學含糊回答，說在中途爲盜所殺。校長大爲惋惜；說他是一個成績優良的俊才，非常慷慨，談到支那的現狀時，時發激烈的言論云云。遺墨有赴難前別父書及致侄書；茲將別父書錄后：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特將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

竊自滿洲入關以來，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

兒蓄此志已久，祇以時機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顛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者，故臨死不敢不爲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

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卽爲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竭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卽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濤兄及諸孫在，則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

茲付上致穎娘一通，俟其到漢時而交，並祈得書時，即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

旭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陳與桑：他的像貌有些奇特，臉色微黑，大口隆準，目光炯炯。從他的像貌，就可知他的性情非常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規不稍寬恕；但他待人極誠懇，所以朋友仍樂和他親近。在侯官高等小學時，他即很露頭角；校中有自治會，每次選舉都被推爲領袖。他喜歡閱覽書報，見時局惡劣，常放卷呆坐，有時且號咷大哭。平常好像不善言詞，但一登講壇，則滔滔不絕；因此他曾名噪一時。他又曾投入報界，做主筆；後因持論不利於清廷，報紙不久就封禁了。二十一歲時，他東渡日本，進早稻田大學，研究法律；用功之勤，甚至於廢寢忘食，有時夢中都念法律，舉止談笑也含有法律氣味，因此朋友們

都戲呼爲「法學者」。他留日的學費，最初係仰給於舅父薩鎮冰，後來他就能譯書自助了。他爲文如行雲流水，所以著述頗多，可惜都沒有留傳。鄭烈曾題其遺詩云：

憶昔與君同讀律，望塵莫及敢爭衡？

人言以舅生無忝，志決驅胡死不更。

腕底文章天下計，眼中血淚故人情。

君存早已太平見，法治寧教尙待成？

他的身體比較羸弱，但這無損於他的勇氣。民國前二年，盛宣懷倡借外資，其實想圖私利；他聽說，準備去行刺，後以事不果行。黃興胡漢民告海外同志書，報告這一役的經過，其中曾說：「以執信、文甫、與蔡之溫文，亦先當敵。」他的壯烈，可以想見了。

陳更新：神采奕奕，風度翩翩，他被執就義時，問官還說他是美少年。他好談軍國大事，嘗自比爲吳桓王。有人戲對他說「你的儀表如此，成功固可追跡伯符，但失敗也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呵！」他頷首而笑。他十二歲入福建省會高等小學堂肄業，和

陳與桑、陳可鈞共筆硯，久之遂成爲刎頸交。他們三人，都是福建一時的傑出者；而更新尤較聰明，每次考試都是第一，論年齡則他最輕。十六歲，以全班第一卒業。不久他即東渡日本，入九段體育會；白天學馬術，習步操，夜晚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語文，孜孜力學，毫無倦容。不到幾個月工夫，對日語就能運用自如了。畢業後，因學資不夠，未能升學。於是回里任小學教員，不久又辭去，入長門礮術學校，二十一歲，以爲優等第一卒業。但是他蓄志革命，不願爲清廷所用。辛亥年春間，他訪友於廣西桂林；恰巧這時陳與桑到香港，電邀他共謀大舉；他欣然前往，遂及於難。他能詩；從下錄幾首詩，就可看出他蓄志革命之情：

過洪王舊壘

此地原來古戰場，漢家草木尙蒼蒼，至今舊壘依然在，空對河山憶漢王。
剎那大業付飛塵，荆棘藤蘿尙自春；一夜腥風兼瘴雨，中霄頻起不眠人。
事業都如宿霧消，行人到此悵停橈；老天不教銷奇氣，化作危峯與怒潮。

偶題

料峭春寒動酒悲，劇憐貧病過花時。傷時愧比陳同甫，落魄何如杜牧之。末路知交三尺劍，滿腔熱血兩行時；頭顱拍拍羞無價，三十當前好自爲。冠蓋當前半沐猴，漫天陰霾動人愁，由來尙氣輕成病，底事懷才總抱憂。入夢有歌思易水，上弦無調不涼州；乾坤正氣消磨盡，昔日將軍有斷頭。

夜半與諸友飲歸有感

蓬梗飄零又一年，前程無計先着鞭。江南生氣驚滇貴，酒半悲歌憶趙燕。莫爲時光傷馬齒，共看火色起鳶肩。滄桑有變心難易，依舊風清與石堅。

更新字鑄三，一字耿星，最爲宋教仁所愛重。更新就義後，宋哀痛不已，曾哭以詩云：

孤月殘雲了一生，無情天地恨何平！常山節烈終呼賊，崖海風波失援兵。特爲兩間留正氣，空教千古說忠名；傷心漢室路難復，血染杜鵑淚有聲。

海天杯酒弔先生，時勢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難救國，多才武穆竟知兵。卅年

片夢成長別，萬古千秋得有名；恨未從軍輕一擲，頭顱無價哭無聲。

喻培倫：他自幼不凡，曾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聽熟師說歷史，講到國家興廢及種族代起的狀況，輒憤然動容，發問質難，直到熟師呵責纔止。清光緒末年，與弟培棣一同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河口之役，他們兄弟從黃興奔走雲南及越南一帶，後轉入南洋羣島。辛亥年春間，黃興策劃在廣州起義時，兄弟二人爭往赴命；培倫阻止其弟說：『我去，你一定要留下；都死沒有必要，徒然傷老親的心罷了。』於是相哀流涕而別；培倫旋及於難。培倫爲人奇慧，在日本入千葉醫學校，習藥科，因此會製造炸藥。他曾試製銀藥受傷；但他並不因此畏縮，而且愈挫愈奮，更窮搜海外各種的炸藥書籍，反覆研討，並典當衣物購買試驗藥品。『有志竟成』，他終於製成了安全炸藥；遂著書道其利病，後來同志多遵照他的方法。他曾與黃復生等謀炸清攝政王載灃，造一顆炸彈，重五十磅，夜間偷偷地放在甘水橋下，擬等到天明載灃經過時，以電引發；不料被發覺，復生等結果入獄，而培倫跳得脫。當時某外人檢驗那顆炸彈，也不禁爲之作舌，並

說幸好沒有爆發，否則二十里以內都要遭殃。所以這一擊雖未中，但已使清廷喪膽了。

宋玉琳：他是個世家子。雖然很貧寒，但他窮得硬，從不向人告貸；不是好朋友，決不接受人家的救卹。他曾肄業於安慶高等巡警分校；投考時，住的一家小旅館，房屋湫隘，因在樓檻上題詞云：「危樓無下士，矮屋住高人。」窮而愈自磨礪之情，溢於言表。黃興、胡漢民告海外同志書中曾說：「伯先之代表宋健侯，亦輕裘綉帶之士，既已遣散其部下，獨與數人合克鄂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捉，各報登有宋玉琳，供詞慷慨，可以見其生平矣。」

羅仲霍：他原在南洋任教員，因聽了 總理的言論，啓發了他的民族思想。從此他傾心革命，到處演說宣傳。辛亥年正月，他由南洋回香港，從事祕密活動；夫人得到消息，連忙帶了兒子來會他。見呢？還是不見呢？夏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怕的是以私情害公事。他猶豫着。最後因朋友的強勸，夫妻見了面；不過他早以身許國，決沒有因私情而誤國事。「詩以言志」，我們且看他的詩。

感懷

十年浪走天涯路，閱歷多時憂患深。敢說處囊能見末，幾經投爨孰問音？爲懷
家國頻揮淚，不了恩仇未稱心。讀罷離騷三五遍，劍光燈影兩沉沉。
長缺興歌一再彈，風潮滿目不堪看。容顏秋柳幾經瘦，氣節冬松儘耐寒；只有
蟲聲伴長夜，都無人語勸加餐。飄蓬本是半生慣，底事徒悲行路難。
倚欄被髮仰長空，劍影光芒貫白虹。奮走風霜盡逸氣，悲歌涕淚泣奇窮；撫心
常抱千秋恨，吾志常爲一世雄。冷眼旁觀回首笑，側身遙望莽蒼中。
無端瞬息到中秋，歲月催人觸景愁，一世繁華空眼底，千秋歌哭上心頭；情天
有感何時補，恨海無聲永夜流。聞道飛仙能縮地，借他性術到瀛洲。

戊申重游南越在美荻同德棧作

新亭一掬淚汪汪，哭徧天涯事可傷，四海風波成浩劫，九霄鴻鵠苦翱翔，百年
氣燄悲胡虜，萬古精忠痛鄂王。多少奸奴甘賣國，憐予對影弔斜陽。

辛亥返國留別諸同志

隕霜殺草一何悲？赤子扶扶捧首啼；忍見銅駝忍荆棘，神州徧地劫灰飛！英雄老至忽如電，世事雲翻雨覆時；慢把先鞭讓祖述，黃龍置酒豈無期？公等健兒好身手，愧余一介若書生；願將鐵血造世界，亞陸風波倩汝平。

上面介紹了九位烈士；其餘諸烈士的生平，可於第四章之供詞及第五章的就義情形表中，得其概略。胡展堂先生論及黃花岡烈士事略時，曾說：「竊嘗謂賢者之死，其德業之留存於兩間者，未嘗隨形體之生命以俱盡，其人固不死也。而世仍以不能復見其致力於社會爲可痛，於是重思其人，而求其生平事蹟，詳著之以爲世範。」這也是本書編寫的目的。不過，「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筆者不文，未能將烈士之偉大述其什一，以盡發揚先烈潛德之責，實是一件憾事！

八 黃花岡，他啟示我們什麼

「如果是爲主義而死的，像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就是千載之下，都要來紀念。」——總理

「你們要想到黃花岡烈士捨身救國的行爲，永遠被人欽慕，他們在當時也像你們一樣是青年。惟有青年們最富有純潔熱烈的愛國精神，最富有勇往直前的犧牲精神；國家民族光明的前途，完全寄託於你們青年的身上。」

——總裁

三月二十九日是一個最光榮的日子。我們回想到民國成立以前歷次革命的經過，由乙未（民前十七年西曆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前後舉義共達十餘次之多，其間犧牲殉國的，真不知有多少，而以黃花岡一役爲最悲壯宏烈

八、黃花岡，他啟示我們什麼

，因此中央規定這天爲革命總紀念日。同時，因爲當年爲革命而犧牲的黃花岡諸烈士，大半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他們那純潔熱烈的愛國精神，成仁取義的革命精神，正是我們青年所當效法的，因此政府自三十三年起又選定這天爲青年節。這個光榮的日子選定作我們青年的節日，我們青年當引爲榮；但是，從此我們青年的責任也更加重大了。我們青年未來的責任是什麼？怎樣纔能完成它們？國家的需要，時間的急迫，不容我們遲疑作答。

現在對日的抗戰勝利了；一天還廟，以告成功，我們堪以慰先烈在天之靈。但是抗戰雖然勝利，建國却方纔開始，三民主義的神聖任務正待我們去實行。總裁訓示我們，實行主義的方法，要從完成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大建設入手；在心理建設方面，應以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爲基礎，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爲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講求科學真實的智識。心理建設的最大的責任，尤在於全國中小學校的教師。因爲中小學教師乃是少年學生的德行知識和體格的保傅，其影響於青年和未來之國民，比大學

教授更深更大。所以青年應以担任中小學教師，特別是教育基層的小學教師為志節。在倫理建設方面，應培養救國的道德，即是恢復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揚我國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們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古人說：『戰陣無勇，非孝也。』今日戰爭中最奮勇最重要者，莫過於空中的飛行員。青年人人應立志為軍人，為飛行員，乃可轉移我國三百年來國民怯懦萎靡的風氣，以恢復我五千年來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在社會建設方面，應以新生活運動為基礎，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地方自治的訓練，與公共之樂與育的設施。社會建設的責任，首在於鄉社自治員。我們全國有志青年，今後應該到鄉村去，勿流連於都市；要以簡單樸素的生活，擔任建國的基層的工作。在政治建設方面，應以國民奮發其自主自動的精神為基礎，而其最基的項目為培植民主制度與健全國防體制。中國的民主制度，必須以五權憲法與全民政治為基礎，我們青年應本於國家的需要

與時代的潮流，確定其遠大的目標，樹立其崇高的志向。至於健全國防體制，首先要開發邊疆；今後我們青年，要恢復馬援，班超的精神，立志在邊疆，致力於政治建設，埋頭苦幹，做一個手腦並用的屯墾員。在經濟建設方面，應以發達工業經濟為基礎；其最重要的條目，為準備「實業計畫」的實施，由此以完成我們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基本政策。中國今後的工業，須以最速的進步，最大的努力，始可與先進諸國高度的技術及集中的經營，並駕齊驅。所以我們青年，必須立志做工程師，提高其技術的知識，致身於工業的發展。更要從實際的工作裏面，求創造求發明，然後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方有完成的把握。

我們今後的任務既然確定了，現在要研究的是如何去完成上述的任務。依所擔負任務之不同，其完成當然各有不同的條件；不過這裏要研討的，是一般的基本的條件。我們細讀先烈的生平事蹟，面對當前重大的任務，我們認為青年應有下列的認識和準備：

第一、要有健壯的體格：為黃花岡戰役主帥的黃興，幼時曾學過烏家拳術，造成了



一副健壯的體格，奠定了他後來學習軍事的基礎。因為他有健壯的體格，所以在歷次戰役中，他能身先士卒，陣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又如黃花岡烈士之林尹民，少時學過少林拳術，陳更新進日本九段體育會學過馬術，馮超驥善騎射而力能禦奔馬，此外李德山、黃忠炳、王燦登、陳清疇等都是技擊家；可知黃花岡戰役所以能那樣勇敢壯烈，不是偶然的。不過，戰鬥固需要健壯的體格，建國同樣也需要健壯的體格。偉大的事業是建築在健壯的體格之上的。然而我們反看現在我國青年的體格，却不免為之一怔。據二十七年十一月社會部舉辦的重慶學生健康比賽，在初中和高小肄業的學生，五千零三十一名中，完全健康的僅九十二人；據教育部全國專科以上學生體格檢驗結果，在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九名中，發育較好的祇百分之五二、八；又據一位外國人（Schert）的統計中國男子的壽命，平均為三四、八五，女人為三四、六九，除比印度略高外，比任何國都低。末等體格的國民，是決不能造成頗等強盛之國家的！鑒於這種危險，我們青年應該趕快努力鍛鍊自己，更應該切記，不要摧殘自己！

八、黃花岡，他啓示我們什麼

第二、要有高深的學問：總理說：「立志做革命，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總理本人就是有高深學問的人。總裁研究總理遺教所得的結論是：「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學，一方面又是切實可行的方案。」曾子贊孔子的一句話是「鶴鶴乎不尙矣」我們於總理亦云。不過「舜何人歟？子何人歟？有爲者亦若是。」我們如果立志革命，要完成革命事業，我們即必須向那個方向努力邁進。又如黃花岡諸烈士，林文專攻公法學甚精，治陽明學也有心得，林覺民治哲學有心得，陳與桑是法學者，喻培倫精通炸藥學——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從前有一個滿清高級官吏，看見革命黨的言論以後，也不禁嘆道：「學問如此，可以談革命了。」那時我們革命黨的學問比滿清官吏高，所以我們能夠把他們制勝；但是現在我們與列強相較，除我們的主義可雄視一切外，至於其他方面，尤其在科學方面，我們却墮乎人後。而且我們主義的實行，須藉助於科學；同時我們要實行主義，須賴科學的維護，抵禦外來的侵略。現代國人的競賽，是科學的競賽；現代的戰爭，尤其是科學的戰爭。過去刀槍的效力，不過十步，弓箭不過百步，步機槍不過

二千五百步，野砲不過一萬五千步；今天的坦克車、火箭炮、噴火器、毒瓦斯、飛機……種種新式武器，直如飛火流星，縱橫掃蕩，這都是科學的賜予。在歐戰的初期，希特勒運用的閃電戰，不數月而席捲荷、比、法、捷、波蘭等國，就是因為德國的科學比這幾個國家發達；我們在對日抗戰的初期，軍事節節失利，也是因為科學不如人。自從美國發明原子能的功用，製成原子彈，科學上又開一個新紀元；一顆像高爾夫球這麼小的原子彈，其破壞力竟達數十里之廣；日本就在這種威力下，加速的降服了。據說，原子能今後將用之於建設。但不管原子能用之戰爭，或用之於建設；我們中國如果要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並使三民主義宏揚於世界，我們必須在科學方面迎頭趕上。古人說：「舍我其誰」；這一責任不是我們青年去擔負，誰去擔負？

第三、要保持固有的純潔：青年本來是純潔的，這是青年至高無上的優點；我們應當保持這種優點。青年之有純潔，如白璧之無疵，有疵的白璧不值錢，失去純潔的青年也就不可寶愛了。我們說過，純潔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淵源。純潔的人，只有是非的觀念

，沒有禍福利害的顧慮。爲了主張「是」，排擊「非」，雖踏湯火亦所不辭。黃花岡烈士，爲了實行救國救民的是，消滅滿清害國害民的非，他們雖明知前途必敗，但仍勇敢赴難，視死如歸。那種捨身成仁的犧牲精神，熱烈悲壯的愛國精神，非純潔者不克至此。在對日抗戰中，千千萬萬的純潔的青年，爲保衛祖國而壯烈犧牲；他們博得了全國人民的謳歌和欣仰。但無容諱言的，也有少數青年失去了純潔，或惑於奸人邪說誤入歧途，或受利祿引誘染上惡習，這是很可惋惜的。不過古人說：「過則無憚改」；又說：「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從今天起，我們要從新做人，刷去內心的塵污，恢復固有的純潔。至於原來純潔的青年，則應更加自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現在建國的重任擺在我們面前，前途的阻難荆棘遠不知有多少，我們要認清國家的需安，效法先烈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大公無私，先憂後樂的美德，邁步前進！

最後，還要引申一點。我們試翻開中國革命史，每一頁上都放射着青年生命的光輝。當年創造國民黨的總理是青年，首先爲黨國殉難的陸皓東，史堅如是青年，十次

革命之役，是以青年爲主動，爲中堅，而本書所論的黃花岡，更完全是青年的碧血所建築的。再後，武漢新軍中的青年，掀起革命巨潮，催引了中華民國的誕生，五四青年促起了民族的新知與自覺，黃埔青年完成了國民革命第一階段的使命。對日抗戰的勝利，也是我們青年的功勞。青年朋友們！現在是建國的時候了，且看我們又造出什麼奇蹟！

——三十四年十一月底脫稿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二一三〇〇〇)

黃花岡

定價國幣四〇〇元

版權所有

編著者 何伯

發行者 青年出版社

印刷者 美吉印刷社

地址：南京四牌樓
電話：三四〇一二轉

59
2/22/20

B.12
4